



情 書 一 束

衣 萍 著

情書一束

衣萍著

初版自序

——錄末一節——

我不是文學家。所以這書出版後，世人對於牠的毀譽，我全不計較。像我這樣無能而且「地位很低」的人，世間的侮辱欺凌，正如太陽的光熱一般，何地不飽受其恩惠。至如意外之譽，我曾對朋友區君表示我的意思過：就是眼前有人恭維我爲文學家，或者後世竟有荒謬絕倫的人將我扯入什麼文學史，那樣空虛的無意義的榮華，在我看

來，遠不如我的親愛的人的臉上吃得得胖些爲有趣味！

暮春

| 衣萍

目次

初版自序.....	1
桃色的衣裳.....	一
紅迹.....	八七
第一個戀人.....	一二九
愛麗.....	一五一
阿蓮.....	一六九
從你走後.....	一九三
松羅山下.....	二〇三
你教我怎麼辦呢.....	二三七

桃色的衣裳

我費了許多心力和時間，將菊華和逸敏的殘稿整理出來，即以付印。上篇爲菊華的信，下篇爲逸敏的日記。嗚呼，原稿模糊雜亂，不能卒讀。經我整理以後，誰還能看得出我的補寫的痕迹，與原稿的真面目呢？菊華？逸敏？是耶？非耶？留待後世考據家的考證可耳。

呵，你們忠誠的讀者呵，假如你們心中能得着一些婉轉淒切的影子，那就是原稿的靈魂吧，望你們珍重！

上篇

(一)

可愛的朋友：

你果然能夠「解脫」了麼？你的「解脫」一詩，淒涼而且多情，真是令人一唱三嘆，不忍卒讀呢！愛情好像撒種，有時種子難免撒在石塊上，有時風雨不順，或者害蟲爲虐，收成便沒有希望了。我從你給我的許多信中，知道你和她戀愛的經過情形，看出你是一個愛情田中的勤苦農夫。你對於她的深刻的戀愛是可歌可泣的。然而你終於失戀了！愛情是不能買預約券的，了解這層也可自慰些吧！

昨天我正腰痛，小婢珠兒和隣家的姑娘們又圍着要我說笑話。我胸中的新愁舊恨正不知如何遣去，所以便和伊們強笑當哭地鬼混了。你的詩便是那時寄來的，我接着你的詩便一個人到房裏關起門來誦讀。珠兒和幾個小姑娘多不住的怨郵差多事呢。

我現在還應該對你說：一個人由得戀而失戀，精神自然要頹唐些，其實失戀的人生，也是有意義而有趣味的。你自己應該怎樣珍重自己是不用多說了。我認自己可以作你的精神上的安慰者，別的，我現在不敢說呀！

你愛的朋友 三月九日

(二)

可愛的朋友：

你寄給我的幾本書都收到了。我因為久病心情萎頓，環境又十分不佳，所以看書的興趣也漸漸減少了。每天只是和小姑娘們談幾句閒

天，或者閱幾張小報完事。我的生命一天天的向沉淪方面走去，自己實在無法挽救了。承你的好意屢次函慰我，字字從心坎中出來的忠言，可愛的，我一定努力自拔，——但是如何能夠呀！

我愛的朋友！我三夜不曾合眼了，想遍了牀頭也，望遍了牀角也，真不知如何自慰慰人呀！我心境上常有突然而來的歡喜，當我闖入苦境的時候，大約是個飄渺的夢境吧。我心境上常有突然而來的恐怖，當我得到樂境的時候。要說仍然是夢境，何以恐怖却長在眼前搖曳呢？

我愛的朋友，你永遠是我所愛的，我放胆地說了，你相信嗎？

你說：「這次的失戀，受的刺激的確太大了。」真的，刺激足以損失人的精神，頹唐人的健康，然而也未始不是一種實際的學問。沉溺在刺激的波浪裏的人，遇着風浪過大時，往往自己感到承受不住。

實際是領略真實的人生，生命的真意味，只有經過了刺激的最高潮的人，纔能體味得到呀！

我想說的話竟像海岸一般的無涯無際的沉長，現在姑且留着，下次再談吧。我要去睡了，望你到夢中去等着我。

你愛的朋友 三月十一日

(三)

我的好人：

你對我竟要求……可愛的，你真是一個小孩，未免太急切了吧！你應該想想：像我這樣一個病人，如何暫時便擔得起你的深重的愛，擔得起你的珍重的生命呀！幾夜不曾安睡的我，不過得到一些甜蜜的

安慰的夢吧。你不要笑我。我夢見我又病在牀上，可愛的你却坐在我的牀邊，你的臉龐正同你寄給我的相片一般媚。你的呼吸比麝香還要香，你的腋比桃花還好看，你的手比芍藥還要美麗。你鬚鬚嘻嘻頑皮地擁抱着我，要我吃藥，我倒在你的懷中，只是撒嬌撒癡地不肯吃。你含了一塊糖果放在我的口中，要把藥水硬灌下去，我沒有法子，便用手呵你的腋下怕癢的地方，你哈哈一笑，將一碗藥水完全潑在我的身上，外面媽媽跳進來罵：「鬧些什麼！」我吃了一驚，也就醒了。我愛的，我醒來望見房內漆黑，窗外三五曉星，在天上閃爍，外房內媽媽的鼾息聲，也隱約可聞。我愛的，這是一個夢中的情景呀，假如是一個實在的情景，我却要害羞，十二分地害羞了！

我因為病久了，所以自己有時也忘記了自己是病人；但這番爲了你，我又時時刻刻地掛念着我的病了。我的身上的病不知道何日可

愈，但是至愛的，我心中的病，隱在心的深處從來沒有告訴過人的病呀，我怎樣可以不告訴你？

我要告訴你……但是至愛的，媽媽不久要到我房裏來，我只好不寫了，你且耐心等着吧。望你爲了我而珍重你的身體！

你的好人 三月十五日

(四)

我愛的：

等了這樣悠久的日期纔真真地看着你的信，我是如何的焦急而且欣慰呀！

你又有一點不舒服，我也因爲這樣一天一天不接着你的信，正在

胡思亂想地猜着呢。你已經痊癒了嗎？真的，那麼我也可以放心了。

我近來因為兩個難解的問題攻着我的心，所以晚上又不時發燒了。我的媽媽也十分憂愁。我愛的，假如我的心中沒有可愛的你的希望和夢想呀，我想我早應該離開這麻煩的世界，走入那冷酷的墳墓了！

我愛的，我沒有一件事不願意對你老實說呀。你爲了我前信沒有同你說明的事十二分着急，我也深深地感謝你的濃情與厚意了。但是我想說的話也正是長江一般的無涯無際地沉長呀，我從什麼地方同你說起呢？我的境遇這般惡劣，我不能埋怨上帝，只有痛恨我自己的運命吧！

這是上前天的晚上，媽媽們都靜悄悄地睡熟了，我一個人偷偷地起來，點着燈兒，想把心中的話儘情告訴你，剛提筆寫下了「我愛的」三個字，沒來由地一陣心酸，眼淚便忍不住的滔滔地滾下來。我便無

論如何也寫不下去了。那天晚上我發了一晚的燒，直到第二天的午間纔好。

我愛的，我是一個有了婚約的人，這件事當使你十分難受吧！有什麼法子？生在中國這樣的社會，整千整萬的女子都爲了爺爺或媽媽犧牲了，隨便替她嫁一個人，所謂嫁雞跟雞，嫁狗跟狗，這本來是中國女子生鐵鑄成的奴隸命運。這件事，我一想起來便十分心酸，所以從來沒有和任何同學或朋友說起過，就是介紹我和你通信的德珍姊也不知道。

我愛的，讓我告訴你：那一年，是我十四歲的一年吧，我的爺爺從甘肅回家。我爺爺在甘肅做道尹，那一年夏間歇任回家，就在家中閒居了。我的哥哥是很怕我爺爺的，他平常在家中作威作福，但只要聞見爺爺在門外咳嗽一響，便登時滿室肅靜，鴉雀無聲。爺爺因爲在

家中無事，所以同幾個官場老友，常常抹牌消遣。那時他愛我，實在勝過我的哥哥，他說我比我的哥哥聰明伶俐。我少時便會奉承我的爺爺，有時爺爺同媽媽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吵起嘴來，只要我撒嬌撒癡地說笑幾句，他們倆兒的怒氣便完全消滅了。因爲我的哥哥生性頑皮，所以我的爺爺常常嘆氣，說我不應該是個女孩，假如是個男孩，他也就無掛無慮了。一個秋天的下午，我爺爺正和兩個胖子一個老年人抹牌，那老年人名叫王榮，是做過南京道尹的，我們都稱他榮伯伯。那天好像是星期，我站在爺爺旁邊看抹牌，榮伯伯坐在爺爺的對面，他抹了一抹鬍子，將我望了一望，笑着對我的爺爺說：「小姑娘一天一天地大起來了，也應該許人了。」爺爺也笑着將我的背上拍了一下，說：「醜姑娘，沒有人家要呀！」「好說，好說，這樣好看的姑娘，倒沒有人要嗎？我來做個媒，好吃喜酒。」榮伯伯說到這裏，我覺得

害羞，臉兒一紅，一回身便跑到母親房裏去了。

我愛的，這是我的婚約的第一幕的開始。現在想起，真恨那多事的榮伯伯，但自己那時爲什麼不反抗呢？自然是年紀太輕，而且心中總是怕羞，自己不好開口。後來那老不死的討厭的榮伯伯的計劃終於成功了。一天的晚上，媽媽將我叫到房中，說：「爺爺已經將你許給雷波任家，任家是有名的任百萬，同榮伯伯很熟，所以這媒一做就成。」說了，伊只是望着我笑。我紅着臉兒站在媽媽面前，真羞得無地可容。媽媽接着又說：「任家的孩子聽說長得很好，方臉大耳，很有福氣，現在家裏請了兩個先生教四書五經呢……」我愛的，我那時在乾河沿的女子小學讀書，已經染着些一知半解的歐化了。我聽說那孩子在家裏讀四書五經，心中的確有些不舒服了。想不到我的命運還有更大的不幸！是我訂了婚約的第二年，一個冬天的晚上，我剛走近

媽媽的房門邊，彷彿聽爺爺和媽媽正在談論我的婚姻問題，我便悄悄地躲在房外竊聽，只聽見爺爺說：「小孩子吃鴉片，終不是好事！在親翁也太糊塗了，不肯拘束他！」……我愛的，我只聽見這幾句話，心兒已經像尖刀宰割一般個疼痛了，我便不能再聽下去。那晚我回到房中，便一個人蒙着被兒哭了一晚。從此我對於人生完全灰色了，身體也漸漸瘦弱，時常生病。媽媽知道我心緒不佳，大概是爲了婚姻問題，於是也常常和爺爺拌嘴。爺爺從此待我也沒有從前親近了，看見我彷彿總有點不安似的，據媽媽說，爺爺對於任家的婚事也有點後悔，但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，有什麼法子可以解除婚約呢。

我愛的，你想像着吧，我從那年高小畢業，一直進了女子中學讀了三年書，這四年中我的痛苦實在難以言語形容的，身體也一天天地不行了，心頭狂跳，晚上難睡，經醫生證明我有肺癆病的象徵以後，